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军事战略编 专题三

徐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

姜克实 / 编 (第一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
军事战略编 专题三

徐 勇 臧运祜 / 总主编

平型关与台儿庄作战

姜克实 / 编 (第一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专题编者

姜克实

日本冈山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著有『石橋湛山の思想史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現代中国を見る眼—民衆から見た社会主義』（丸善ライブラリー、1997）、『浮田和民の思想史的研究—倫理的帝国主義の形成』（不二出版、2003）、『近代日本の社会事業思想—国家の「公益」と宗教の「愛」』（ミネルヴァ書房、2011）等。

专题解说（一）

日军的战史档案资料和平型关作战

姜克实

一 档案记录和口述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尤其成为文字的历史档案。最近很多人，包括许多学者都热衷于收集口述资料，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即寻找历史事件的当事者，记录他们的叙述，似乎证人的口述才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认识。我们在寻找不到任何文字档案记录的情况下，若能找到见证人，从其口中得到事件信息，无疑是贵重的证据来源，但必须认识到口述资料的弱点。特别是事隔多年的个人独家的回忆录、回顾谈之类，会和事件的真相有很大出入。

可以说，口述资料中比较有真实性的是当事者在一瞬间形成的强烈感情及印象。比如当时的震惊、痛苦、疼痛、悲伤或有特殊印象的事件经过等。而对事件整个的来龙去脉，发生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过程、顺序等研究上最有用的基础情报，口述者一般都叙述不清，因为人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不提前进行再学习，调查或参考其他历史文献或他人的口述记录，很难复原出事件的全相。此即为关于同一事件的口述记录中，多个证人的口述经常情节、经历相同的原因。另外调查者的目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被调查者个人的虚荣心等也会对口述内容产生影响，且事先设定好的题目、诱导式询问方法等也会引发口述者逢场作戏、即兴发挥之效果。所以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侧重于感情面的情节记忆，辅助文献资料时有一定参考价值，单独并不能成为历史

依据。

由于国家间政治利害、战争中敌我关系的继续，各国、各党的近代历史记录往往存在两个部分。一是对外公开的宣传部分，其中不实的内容较多，可以说是政治的反映，是政治的手段、策略。另一是真实的部分，多表现为内部通报、秘密记录，用于对自身经验的总结、各种内部数据的统计，作为今后的统治政策方针的参考，并不一定对外公开。因为有时历史的真相会妨碍政治统治。

在这里介绍的日军档案，不同于战争中被称为“大本营发表”的宣传，基本是可信的贵重的历史记录。其贵重在于一是文字档案记录，二是事件当时的记录，三不是宣传材料而是军内机密文件。

使用日军档案做研究，我们可以把当时的战斗面貌还原到相当完整的程度。比如天气状况，日出、日落时间，各种命令的具体内容、下达时间、部队的划分，各级指挥官的姓名、官阶，战斗参加者数、死伤数，少尉以上将校死者的姓名，行动路线、作战部署，武器数量、种类、损坏程度，使用的各类武器消耗弹药数量等。更有许多详细的局部作战图、各种统计数据、现场写生等资料。而且经常有多份记录，比如台儿庄作战中濑谷启支队长下达的每号命令，我们可以在其下属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和第十联队的两份《战斗详报》中同时确认。所以作战命令、行动时间、地点等重要情报，可以比照核对，一般不会有错。

日军的档案资料，若按种类区分，可分为三类。一为事件当时的记录，如电报、命令、计划书、会议记录等，此类资料可以明确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二是事件之后的追记，如日记、手记和《阵中日志》等，应该是在当天或数日内写成。此类资料和前者同样，对于再现事件的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但由于有些不是正式记录（如个人日记、手记等），所以对于再现事件整体过程有些局限性。三是是事后的总结和报告书类，如《战斗详报》、调查报告、统计表等。此类档案有一定时间差，一般是在事后不久（数周、数月）后做出，有总结、归纳的作用，对于掌握作战、事件的整个过程非常有用。

事后写成的报告书一类，内容也并不一定都准确，有时也做手脚。表现在

何处？笔者认为并不在数字、统计等结果方面，而在叙述的过程。数字往往是一个调查结果的定数，比如死伤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消耗弹药数量统计等，由于和今后作战、补给、善后等现实问题有密切关联，所以不易作假，作假若被发现，将受军纪的严惩。而过程的描写中却可以加入一些主观发挥，比如英雄事迹、军人的死亡报告书等。死亡证明书仅仅是军医在验尸时做出的死因记录，如地点、时间（一般记录到分）、致命创伤的部位子弹方向等。而事后向家属、上级、出生地行政单位提交的死亡报告书，出于安慰家属、宣传死者事迹、获取军功褒奖等目的，可在情节方面进行一些发挥，特别是不属于档案的媒体报道，总会出现死者临终前的场面、行为、豪言壮语等内容。

再如武器的丢失与损失，因为责任重大、处罚严厉，所以报告时最禁忌的被敌缴获、遗失可以虚报为战斗中损失、损坏等。^① 战斗过程中的一些指挥失误等也可在《战斗详报》中掩盖。特别是抢掠，杀害伤兵、俘虏，强奸等和军纪抵触的犯罪行为，虽然经常发生，但在任何正规记录中从来没有留下过蛛丝马迹。从现地调查结果和对滕县作战记录的分析中可得知，日军记录的“故遗弃死尸”数字，不仅包括残杀的俘虏、伤员数量，还包括杀害的非战斗人员（平民百姓）的数量。^② 所以在使用《战斗详报》等资料时，也需要分析、判断、寻找佐证，不可轻信。

二 联队史类记录的价值

本专题资料也采用了一部分联队史图书的记录。在日本，联队史类图书有上千种，几乎都是战后特别是在高度经济成长的背景下，于1960~1980年代编成的。它们不属于第一手史料，但可称为第二手的加工史料，所以对史学研究

① 比如平型关作战中第二十一联队的《战斗详报》附属消耗表中，有“损失”步兵炮1门、枪械100余支、重机枪弹7700发、步枪弹28920发、89式重榴榴弹40发的记载。但“备考栏”中却注明“损失弹药全部为在料子台埋藏中遗失”。料子台是南口附近地名，关于埋藏弹药之事，《滨田联队史》第62页也有记载。但在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中，日军损失了部分武器弹药也是一个事实。在此把八路军缴获的部分也表述为“在料子台埋藏中遗失”，就是一种摆脱责任的手法（参照「步兵第二十一聯隊損耗表」）。

② 关于日军在滕县残杀犯罪的分析，见拙论「滕县作战における日本軍の虐殺記録——日本軍資料の盲点をつく」（『年報日本現代史』第20号）。

的价值比不上第一手档案资料，不能过分信任，必须顺藤摸瓜寻出其使用、引用的原始资料。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研究中，对流传于国内的《滨田联队史》（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描述过分信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副作用，^①引起了不少不必要的论争。



联队史当然也不是无用，其可称是一种珍贵的资料索引。但利用时有必要进行甄别，取之有价值的精华，排除不确实的部分。

何谓不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类的记述部分、解说部分。联队史大多都是以大量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个人手记、日记，当事者的回顾、回想等资料综合编辑而成。其编者多是旧部队的军人，可以说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军事专门知识，但不一定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所以在组织、编排、再现这些历史资料时，不鲜有感情发挥的一面。缺乏严谨的核对、考证往往会出现记录错误。比如过分相信个人的回顾，处理不了记录和口述的矛盾，在复原事件时为了自圆其说，将日期、时间、地点等搞错、搞反等。

何谓确实的部分？即联队史中的资料部分。同上所述，联队史基本上是以各种第一手资料为中心剪辑构成的，而编辑联队史时的资料数量，比现在要丰富得多。日本在战后最初的十数年，由于战败的冲击和生活困苦，人人为糊口疲于奔命，直至经济高度成长之后才安居乐业，开始有一些经济和精神上的宽

^① 在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研究中，由于不少国内学者过信《滨田联队史》的记述，在行李队、汽车队的人数，救援、歼灭等问题上有不少纰漏。关于此研究，笔者将有专论。

裕。此时，各种旧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开始创建、复活，为以地方为纽带的旧军人团体。旧日军乡土联队的编制方式也十分有助于这种以地方为中心的团体组织的形成。在各地方，逐渐发展出乡土联队的事务局、联络处，其工作从制作名册、战友录，举行慰灵祭开始，逐渐发展到编写联队史。此时，旧军人的大多数已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也有了充裕的时间。在各旧军人组织的号召、动员下，大量流传于民间的资料，包括联队级、大队级、中队级的《战斗详报》《阵中日志》，个人的手记、日记、报告等都汇集于各个战友会的事务局、编辑部，成为联队史编辑的素材。

这种联队史类书籍由于没有商业价值，几乎都是靠战友会成员募捐凑款来编辑、出版的，编者也不是专业人员而是旧军人中的志愿者，所以此种作品都不经商业出版社之手，称“非卖品”。小量出版后除寄赠给关系单位外，多分发给作为当事者的旧军人会员。各地区的地方图书馆也几乎不接受这类出版物，欢迎的只是和本地方乡土有关的一小部分。这是现在这类图书很难在国立、公立图书馆找到的原因。

此类联队史编辑活动由于当事人的旧军人们的努力、热情，汇集了大量珍贵的战史资料，只是在和平时代不能得到国家、地方自治体（政府）的支持，只能是私人团体的私下行为。汇集上来的资料也不受国家重视。在私家版的联队史类书籍出版完成后，珍贵的资料大多又得而复失，再次散失于民间。各种联队史类书籍从编辑开始至今已经三四十年，当事者早已过世，很多战史记录资料即使存在，也已不知去向。联队史记录类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它是一个珍贵的资料线索或资料集。

三 “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史上取得的光辉战绩之一。若翻阅日军的战史记录，我们也会发现不少线索。如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战斗详报》中出现的「渾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の戦闘」，步兵第四十二联队的「平型関口附近に於ける戦闘詳報」等。对此战斗，旧日本军的记录中统称为「内長城線附近ノ会戦」；各战斗名称亦细分为「渾源附近ノ戦闘」、「小寨村附

近ノ戦闘」、「関溝村附近ノ戦闘」、「平型関口附近ノ戦闘」、「团城口近ノ戦闘」、「1930高地附近ノ戦闘」、「大营镇附近ノ戦闘」、「鸽子沟（即鹁子涧——引者注）附近ノ战斗」等。^① 战斗时间为1937年9月22日至9月30日，主要记录的是与阎锡山的国民党晋绥军（杨爱源第六、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作战过程，^② 而关于共产党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小寨村伏击战（平型关大捷）记录并不多。特别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混合行李队，由于几乎被“全歼”，所以也很难留下生存者的详细记录。在上述平型关战役各战斗名称中，我们亦可看到「小寨村附近ノ戦闘」一标题，但事实上记录的也不是和八路军的战斗，而是9月26日至28日在小寨村东西方高地展开的日军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联队长大场四平大佐）与切断前线三浦部队（以第二十一旅团为骨干，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补给线的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一师（陈长捷）间的攻防。^③

在中国大陆，“平型关大捷”的定义为共产党指挥下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寨村、乔沟附近的沟壑地对日本军进行的伏击作战，战斗时间为9月25日10时（亦有7时之说）至下午3时。^④ 此次伏击战歼灭了从蔡家峪奔向平型关口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下属第二十一联队（联队长粟饭原秀大佐）的一个小型混合行李（辎重）队，并重创了从平型关口驶向灵丘县城的日军第六兵站自动车（汽车）队（本部长新庄淳中佐）的两个中队。下午3时，一一五师部队追击溃退的自动车部队至三浦部队后方基地关沟村东泡池附近，协助国民党部队对关沟村基地形成包围，也一时占领了日军撤退后的1930高地。次日凌晨撤出战场。此战斗虽没有达到全歼日军被伏击部队的目的，但无可非议是以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被国共双方同称为“大捷”。中方资料称此战斗共“歼敌千余名”，缴获枪支千余支，烧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余辆等。^⑤ 此说是否准确可通过本专题提供的日军档案资料进一步进行

① 『北支那作戦史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8300。

② 关于作战概要请参考「北支方面地上作戦ノ概要 第五款 内長城線突破作戦」[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470000]。

③ 参考「平型関口附近ニ於ケル歩兵第四十二聯隊戦斗詳報」。

④ 也有坚持到“黄昏”或“第二天凌晨”之说。见杨奎松《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1期，第26、35页。

⑤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5，第39页。

分析、考证。

国民党军主导的平型关正面战场虽未取得最终胜利，但坚守抵抗达一周之久。我们可以在日军档案中看到许多国民党军顽强抵抗的记录。如9月23～24日在平型关口南侧“三角山高地”的激战中，给予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平岩）大队的重创；被包围在平型关口的三浦部队被逼入弹尽粮绝的“苦境”（9月25～28日）；从浑源指向平型关的栗饭原部队（第二十一联队主力）途中在栅子沟国民党军阵地前自动“离脱”战场（26日）；^①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尖兵（第六中队一部）在团城口隘路冲锋中“全灭”^②及1930高地上残酷争夺的记录等。^③无疑，比起日军，国民党军方面付出的牺牲要更为惨重，但直到最后也没有溃败，而是利用夜雨从容地撤离了战场。^④

关于国民党抗战的事实，日军的战史资料、联队史中都有明确记载。通过本专题的资料，我们可看到国民党军在山西抗战的一面。据日军档案，板垣师团在平型关战役中死伤者为1075人，^⑤绝大多数死伤发生在一周内与晋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以在小寨村遭到伏击的第二十一联队的死伤数为例，其在小寨村与八路军战斗的死亡记录是90余名，而此前后在银东梁、平型关口、1930高地、目泪坨村（2141高地）等正面战场与国民党军作战的死伤数为589（死亡128人）。^⑥

四 绥远事件与板垣、东条的关系

关于日军山西作战的动机，首先必须知道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作战并

- ① 「内長城線突破作戦」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3071345800。
- ② 「山口歩兵第四二聯隊史」同編纂委員会、1988、第198頁。
- ③ 据负责1930高地攻击的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的《战斗详报》记载，此拥有战斗人员110人左右的中队，在一周间的战斗中死伤38人，另外有20名失去战斗力的伤病员。中队长也在1930高地战死[「歩兵第十一聯隊第三中隊陣中日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1177200]。
- ④ 「平型関口附近ニ於ケル歩兵第四十二聯隊戦斗詳報」。
- ⑤ 「主要戦斗兵器〇損害調査表／北支那作戦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8200。此数字仅为在平型关作战的第五师团的死伤统计。
- ⑥ 「戦斗別の戦死戦傷者（馬匹）人員表」岸本清之『濱田聯隊秘史』1987、第85頁。計算公式为：期间负伤479人+期间死亡208人-小寨村附近战斗伤亡94人。

不是军部上层的既定计划，而是当地部队的擅自行动。

占领和统治满蒙，可以说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军部的长期战略目标，而山西作战的远因出于日本关东军支持的“满蒙独立运动”，近因也是和此运动有关的1936年11月的绥远事件。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关东军就开始觊觎和伪满洲国接壤的察哈尔省。板垣征四郎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1936年3月~1937年3月），策动察哈尔地区的内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1902~1966）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独立”，建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36年5月），并怂恿其出动蒙军进攻绥远（10月）。此动乱被傅作义将军指挥的晋绥军平定，由关东军训练的蒙军也几乎全军覆灭，日本染指察哈尔省的企图未能得逞。

继板垣之后，东条英机于1937年3月出任关东军总参谋长，以昭绥远之辱和占领察哈尔省为目标。七七事变后关东军趁火打劫开始了察哈尔作战，以三个旅团的兵力于1937年8月14日组成察哈尔派遣兵团。东条英机为指挥官，所以此部队也被称为“东条兵团”。其部队占领张家口后经天镇作战，9月13日攻占大同，向晋北方向推进。第五师团的板垣征四郎也心照不宣地与其协同作战，并不顾上级北支方面军^①司令寺内寿一的指示一路西进指向山西，寻找对傅作义晋绥军进行报复的机会。平型关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进攻山西，可以说是板垣（第五师团）和东条（察哈尔兵团）两人心照不宣、默契配合的结果。此段过程的记录，可以在本专题『察哈爾作戰機密日誌』中确认。

第五师团在此时属于北支方面军的直辖部队，但有一定独立作战的权限和“特殊性”。大本营参谋本部对其格外关注，表示“将来有抽出转用的意图”，^②所以指挥权限也没有完全交给北支方面军，是一支颇难管理的部队。方面军并不是像国内一些论文主张的那样开始就意图攻打太原，而是计划在10月上旬发动以攻克石家庄为中心的“正定附近会战”。在此计划中，第五师团的任务是

① 即华北方面军。1937年8月31日编成，统括第一、第二军。第二军以津浦铁路、第一军以平汉（北平、汉口）铁路为中心活动。

② 「北支那方面軍狀況報告綴」方面軍參謀長覺書、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32600。

协助第一军“集结于新乐以南以期扩大会战成果”。^①板垣征四郎秉承北支方面军意图，一面将师团主力的一部（第九旅团，国崎登少将）调往河北，一面私下谋划，想在全部队调离之前利用其余部队就近进击一下山西。其响应者就是有同样意图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

五 日军山西作战的经过

做出进军山西的具体计划，并说服北支方面军参谋部实行其计划的主谋是第五师团参谋长樱田武大佐（陆士25、陆大33期）。樱田武可以说是板垣的臂膀，板垣的命令和山西作战的全部计划蓝本应该都出自樱田之手。在八路军小寨村伏击（平型关大捷）中毙命的桥本顺正中佐（陆士27、陆大36期），亦是有望升迁的高级参谋、樱田的得意部下，若不殒命平型关，按常例可晋升为中将。在日本陆军中，这些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参谋（称天保钱组^②）有很大的作战指挥权限。所谓下级部队和中央指导部的对抗，实际上都是出于这些作战参谋的策划，即按自己的构想先制造出既成事实，迫使上级不得不承认、追随下级指挥的盲动。1937年9月的山西作战如此，1938年3月的台儿庄作战也如此。本专题中的『第五師団作戰機密』就是樱田武制定的作战计划，记录了第五师团推进山西作战的全过程。文件详细描述了第五师团由河北进入山西北部过程和战斗部署等。通过此记录可以从战略布局上了解山西作战的起因，也可看出板垣谋划和积极推进山西作战的意图。由于樱田武为板垣的部下，其立场自然与常见的批判板垣师团擅自行动的其他资料不同，完全是站在为本师团行动辩护的立场上说明山西作战的必要，以图为师团的擅自行动开脱责任。此资料的特征在于每一个命令下达、每一场战斗部署后，都有阐述其理由的解释部分，这或许是参谋将校的记录风格。分析它可看出是在何种缘由下第五师团部署了广灵作战，又是为何以追击战为借口将战线西推至灵丘。关于进军大营镇，文

① 正式会战名为“石家庄滏阳河会战”。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2500。

② 因为陆大毕业生可以获授一枚“菊花与星”毕业徽章，而此徽章酷似江户时代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也以“天保钱组”代指陆大毕业生。

件中明确地申述其目的为“惩罚至今日仍未遭到彻底打击的山西军，借机宣扬皇军之威武”。由此可看出笔者提到的板垣对晋绥军的复仇心理。

作为同僚、副手的桥本顺正中佐死于八路军的平型关伏击战，对樱田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最机密的作战部署文件也落入敌军之手。事后，樱田为此专门调查了小寨村伏击战的情况，在此文件的附录（“杂件”）中，开头记录了有关第二十一联队的大行李队受伏击的状况以及桥本中佐战死的过程。记录应是事后不久樱田在听取了只身逃回灵丘的桥本一行的翻译日高^①及大行李队大贺春一等5名生存者的口述后写下的。完成时间应该在1937年内，所以可看成有关八路军小寨村伏击战的最早、最准确的记录。樱田最后官至中将，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死于坠机事故。

与第五师团意见不同，一直反对山西作战的是北支方面军司令部寺内寿一大将和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本专题采录的另一份资料『第五師団山西作戰に関する諸事情』，和樱田武的「第五師団作戰機密」来源相同，但评论的立场截然不同。其基本立场不是支持，而是批判第五师团擅自行动。该资料从战争全局的立场上，记述了北支方面军内部和大本营参谋本部对第五师团山西作战的批判意见，及和第五师团、关东军之间发生的意见对立。

通过其内容可见，1937年9月17~18日，北支方面军参谋部第二、第三课及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少将）都把策划中的河北“正定会战”计划放在作战目标首位，全员反对第五师团的山西作战企图，极力劝阻板垣服从方面军命令，回师河北。可与此同时，又采取绥靖态度，默许板垣在不耽误正定会战的前提下，将一部分部队投入灵丘西部扫荡，即进军平型关、大营镇；并示意在正定会战结束后，方面军有意图协助进行山西作战。正是这种绥靖姿态的存在，才助长了第五师团铤而走险的胆量。

平型关战役的结果，虽然三浦旅团一时陷入苦境，但由于支援作战成功和关东军的协力包抄，国民党山西军全面撤退。此胜利改变了当初的战局，使大本营中央指导部中也出现了积极推进山西（太原）作战的意向。此时北支方面军的寺内寿一司令还在顽强抵抗，反对第五师团的太原作战，命令其立即撤回。

① 「壮烈・橋本中佐の戦死詳報」『中国新聞』1937年10月6日。

但10月1日晚7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决定《临参命第一一二号》最终迫使寺内大将屈服。10月2日清晨，寺内通过《方参电第一六一号》，“依命”向第五师团传达了进攻太原的上级命令。从此资料可以看出，山西作战并不是日军最初的企图。

六 进击平型关的日军部队

因为最初目的是报复山西军、宣扬“皇军之威武”，所以樱田武的计划中不存在之后进军太原的设想。若部队的“膺惩”计划能顺利进行，大营镇（平型关口西8公里）就应该是其行动的终点。为此第五师团决定：“部队在调往保定平地之前，先和关东军协力击破晋绥军在其省内的战略要点。为达此目的……派兵一部先攻击灵丘附近之敌，后向其西方大营镇附近前进。”同时命令“三浦少将指挥其步兵约3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及山炮兵1个大队”“在24日黄昏前占领平型关口附近长城防线，以保证旅团司令部进驻平型关口”。^①

在这种草率的计划下，三浦敏事旅团长临时就近拼凑了步兵约三个大队，于9月22日部署了出击平型关、占领大营镇的战斗准备。如前述，北支方面军参谋部起初对板垣的独断行动十分不满，对其说服牵制，希望其部顾全大局“不要深陷于此（山西作战）行动”。^②进军平型关的三浦部队，包括三个步兵联队的各一个大队，即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大队长尾家剑少佐），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平岩钺彦少佐），第四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缺一个半中队，大队长折田一雄少佐）。还有师团配属的野炮、山炮兵约5个中队。合计不到5000人，约20门火炮。

事与愿违，在晋绥军顽强的抵抗下，9月23日开始的三浦部队的进攻进展缓慢。至25日，虽一度占领了平型关口附近的长城防线，可立刻又被处于绝对优势的晋绥军反包围，并由于当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寨村伏击的胜利，从灵丘过来的补给线也被切断。此时正面战场日中双方在平型关口周围的高地拉锯，一进一退十分惨烈，成为武器、兵员的消耗战。危机中三浦敏事向师团紧急求

①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http://www.jacar.go.jp/>）、C11110924000。

② 『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第89頁。岡部直三郎此时为北支方面军参谋长。

援。9月25日以后，第二十一联队（粟饭原部队）和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主力约4000余人从浑源、蔚县方向火急赶向平型关口。此增援的第二梯队构成为：第二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山口严少佐）、第二大队（中岛德夫少佐），第四十二联队第一大队（志鹤林藏少佐）、第三大队（大町茂少佐）及辎重、弹药运输部队等。

第五师团以外的协力部队还有9月22日配属的第六兵站自动车第八十七中队（队长中西学大尉），24日配属的第六兵站自动车第二中队（队长矢岛俊彦中尉）及临时来前线视察中的第六兵站自动车队本部长新庄淳中佐一行7人。

七 有关平型关战役的几个重要档案

下面介绍几份平型关战役研究的重要档案。

第一份是本专题的『步兵第四十二聯隊平型関口附近に於ける戦闘詳報』。此资料是为数不多的记录了平型关战役的日军档案之一。比后述第二十一联队的《战斗详报》要详细得多，包括地形、天气、敌情调查和作战地图及参加人员表和各种统计。内容并不是与八路军作战的记录，所以此资料是研究国民党军平型关战役正面战场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十二联队主力（两个大队）是打通灵丘与平型关口补给线的增援部队，从河北蔚县来援，一一五师伏击战后的9月26日，轻易突破杨成武独立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七团的后方堵截，到达小寨村一带，在此受阻。和国民党军队作战近两天才于9月28日10时打破封锁，与被围困在前线的三浦部队取得联系。

28日11时打开至平型关口通路的第四十二联队援军，陆续和三浦部队换防。《战斗详报》记录了9月29日在小西沟村北高地与折田第二大队换防时伤亡惨重的第二大队的代理队长竹内中尉“声泪俱下”汇报战况的内容，云：“第二大队长（折田少佐）负伤后，除大队代理指挥竹内中尉外，全体将校中竟无一人健全，大队损伤颇为严重，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能力。其恶战苦斗惨状，不可名状。”按《战斗详报》，山西军不仅抵抗英勇，“其退却之计妙也令人佩服。虽两军对峙距离近在咫尺，其行动被监视在我方眼皮下，却能在拂晓约20分的暴雨中将两个师的兵力从容撤出不留一卒，其技神即使为敌，也令人赞赏不绝”。

此记录不仅对战场情景描写逼真，由于出示了作战命令、地图等资料，对整个战役的时空还原也颇有价值。在此我们可以看到，9月29日昼间至30日凌晨进行的最后、最激烈的战斗地点在团城口西南迷回村前的路上，步兵第二十一联队在路北，第四十二联队在路南。在村北沟壑地带的防御阵地前日军被国民党军阻挡，久攻不克，直至30日凌晨国民党军主动撤退。

第二份是步兵第二十一联队『渾源大梁平型関口附近ノ戦斗』。此资料也是为数不多的平型关战役期间的《战斗详报》之一，记录了步兵第二十一联队主力（粟饭原部队的第一、第二大队）在9月21日至10月初约两周间的作战行踪。第二十一联队是和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关系最深的部队，9月25日在小寨村乔沟中被歼灭的行李队即是其下属。护卫的高桥小队十数名也被一一五师歼灭。

但由于其联队第三大队被配属给三浦部队，行李队的一部分又几乎被全歼，所以此战斗详报中并没有关于第三大队，也没有关于行李队覆灭的记录。第三大队的《战斗详报》，应该是三浦部队负责制成。所以此份档案仅记录了其主力两个大队从浑源南下，经羊投崖、大梁（银东梁）、小道沟转至王庄堡、团城口的作战记录。通过此记录可以看到，这一路粟饭原部队在晋绥军的抵抗下处处受阻，曾在正沟村、小道沟两次放弃阵地，趁夜撤出战场。

此资料记录潦草、标点不清，十分难解。收录的作战命令亦不齐全（只到9月22日），所以用于掌握部队行踪和作战过程比较困难。可资使用者为几个附表。如「步兵第二十一聯隊兵器損耗表」「步兵第二十一聯隊死傷表」等，虽字迹模糊，但可分辨。从中可辨读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小寨村伏击的战果，如损失92式步兵炮一门（和八路军方记录相符合）、39式辎重马车42辆、非战斗马70匹、非战斗人员67人、步枪94支等。此数字虽是联队主力（第三大队除外）在2周间的全部损失记录，但平时罕见的非战斗人员、非战斗马匹和辎重马车的大量损失，无疑指的是在小寨村遭难的行李队。此资料可谓至今所能见到的有关八路军一一五师战果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记录。解读其能解开不少论争已久的疑团。

第三份是儿岛襄（児島襄）「平型関」，资料出处为儿岛襄著『日中戦争 Vol. III』（文芸春秋社、1984）。

此文章虽不属学术研究，但可以说是有关平型关战役的记录中最扎实、最有参考价值文章。之后出现的如越智春海『華南戦記広東攻略から仏印進駐